錢文敏公全集

茶山文鈔卷之九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鉞伯坰 鍇致純

子中銑 中鈺 校字

壽序 祭文 書

楊方樵八十壽序

士苟內足于己不求于外人世得喪欣戚之故漠然無所攖于其心若是者天全天全者風露寒暑之所不能侵固無假乎吐納導引一切荒誕不經之術也余生六七歲侍先祖碩齋公叔祖絅菴公于南園時過從者多四方名宿而方樵楊翁亦嘗館于予家翁金壇人蓋隱

于給事者也尤善寫真方其樹屏幃整丹鉛耳若無聞目若無睹肅然而敬凝然而思及其注視澄觀若有所得拈須微笑點筆吮墨或疾或徐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中或大所細皴若作山水巨幅淋漓揮灑而筆端所及乃在蛛絲馬跡之間觀者色駭而不能言翁亦油油然而行械械然而止動乎天倪而不自知其故蓋其所取者神也非貌也技而進乎道矣厥後予從家君任于浙東復遊都下碩齋公綱菴公俱年踰八十先後謝世中間南北往返跋涉道途家食之日蓋鮮聞曰某公逝矣則昔日軒車駟馬過吾廬而與先人稱莫逆者也聞曰某先生卒矣則昔日所執經問難與先人商榷今古

上下其議論者也甚淹忽三十年間而先人之交遊曾不得屈指焉歲乙亥翁之仲子百川來京師亦館于余知翁老益矍鑠且述翁行事甚詳居家孝友動必遵古人益悉余幼時所未悉是歲之冬余請給歸省復晤翁于湯氏鬚鬢蒼然顏如渥丹與六七歲時所見無少異益歎翁眞有道之士而獨全乎天者也特假筆墨以遊戲耳丙子冬爲翁八十初度百川請余文爲壽余觀昌黎送楊少尹序云鄉先生殁而祭于社竊得古人臨文無諱之義故不以神仙福祿世俗所盛稱者爲翁頌而第述幼時所見聞以及於今者序而歸之

陳朔原壽序

天之所以與人與人所得乎天者甚豐且厚也顧其自取者何如耳施之也博則其償也必大積之也久則其發也必長此自然之理也人苟不以萬物爲念自利其身家則雖據高爵握權勢不能濟一物或且益其毒不然而苟有憑藉皆得有所展布治一郡則利在一郡治一邑則利在一邑不然而布衣韋帶之士伏處草莽猶得以讀書行誼勁一鄉而蒸之善不然而一才一藝僅以自食其力人猶且賴其用而分之吾鄉丁氏自宋迄於今五六百年以醫世其家往往擢甲科爲監司郡守而業不改豈非施之博而積之久者哉陳子行上世醫也家于溧陽學士子山之族叔其爲人顢頇無世俗睢

嚚訟之態以故術甚高而無所遇不為時世稱許京師游俠之地俗尚多偽而醫為甚鮮衣華冠馳騁于道多其僕從備其輿馬以為聲價人有病者僕數往返不一至至則盱盱而視貨貨而去惟財帛之是求而生死之不顧行上視之可不及一焉然以彼易此吾知行上不屑也行上父號朔原今年七十有三母馬孺人年七十朔原淳朴仁厚孺人事父母翁姑以孝聞操家勤儉好周戚里之貧乏者余不識朔原觀行上可以知之矣行上弟三人皆力耕好學兒孫滿前朔原與孺人老且健含飴弄孫足以自娛天之所以報善人者已有其端矣尚將恢大而久長之吾願行上益精其術務以活人

爲念而不急其利且將昌熾其子孫豈特康寧壽考爲兩老人頌哉

龔贊元先生八十一壽序

古者天子建官必有册命易曰王三錫命周書有微子蔡仲文侯之命君陳君牙伯冏亦命也士一命至上公九命爵秩大小以是爲差秦漢改官名品級雖更階等無異唐之告身猶今勅書也中書舍人掌之宋爲誥命學士掌之故宋制命令之體有七三曰誥命應文武官遷爵改秩及封贈則用之明制三年計典其稱職者與誥命亦廣廷三載考績車服以庸之意也我朝制誥掌自內閣中書科吏部國有大慶憲覃恩中外

于是乎與之其得之也爲難難故人自勉勵務恪勤毋
過从于其位以邀國家曠典以榮其親及身而貽于子
孫馭貴之權于是乎在余同年友龔君璇圖幼稟其尊
人贊元先生之教有名山右乙丑成進士入詞館戊辰
改外職癸酉投江西新城令下車之始百廢具舉其明
年爲贊元先生八十壽璇圖援例請封于
朝旣報可而璇圖罣吏議能去丙子之冬衝風雪走數
千里來京師受誥命而故事官員落職者雖得請不與
漏下數刻叩余門而述之聲淚俱下余曰不然人子之
所以榮其親與親之自壽其身而貽于孫者固不僅僅
此也鄉里老翁行不足以表于人文不足以傳于世姓

氏不著于交游得一二賢子孫置身通顯拜爵于朝人始稍稍重之號為封君若夫讀書力行之士身不出乎邱園道可尊于天下其子若孫縱不肖猶不足以損其重固無俟章服之榮冠帶之錫也第五之名不藉驃騎而況在父子之間哉予與璇圖同直史館三年側聞先生為人孝友惟孝友于兄弟于文一稟古法不屑屑於時俗所尚雖屢黜不爲悔其與人忠厚誠篤人望而敬之往往推解濟人而不居其名此古篤行君子也璇圖之令新城也悃悃無華有古循吏風其去職也不以其罪非敢有背于先生之教也璇圖之所以榮先生與先生之足以自壽于世者固自有在即不得封何損既以

答璇圖于其歸也卽書之以壽先生吾知先生閱之必有蹶然而進一觴者

嵇太夫人八十壽序

己卯歲維城奉使典江西試事便道歸省謁吾師大宗伯拙修先生於梁溪握手道家人歡命之曰太夫人年八十願得子一言爲壽維城唯唯旣而返毘陵入京師復

命時屆歲暮鹿鹿未有以應非敢慢也蓋以太夫人之德足以及人而福備于已有非尋常所可及者故文不可苟作語有之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禍福與共憂喜同之此一人之私情也顒顒卬卬令聞令望始于兄弟及

於邦家此天下之公情也情公則所言公情私則所言
私故毀譽之言必衷諸衆人之口其於頌禱也亦然然
古來之善頌禱者作爲詩古文辭以告天下而垂後世
豈合衆人之手而成則必其一二親密能文章者爲之
要惟一人之私言而無悖乎天下之公是則其徵於人
者可信而取必於天者有憑今夫五福何以先壽曰有
是德則有是徵也壽何以必作爲詩古文辭以祝之曰
有是德有是徵則必思廣遠而傳之也而或者曰古人
言壽多不及婦人以婦人行不出閫門其修短不足係
于世然令妻壽母已見於魯頌矣且吾謂男子之壽可
不須惟婦人不可不須男子德行道誼足自樹立伏處

草野聲名可滿天下及其顯也功在社稷澤被蒼生其
事國史書之即不然猶得作爲文章著書立說以信今
而傳後婦人則不然或因夫以傳或因子以傳其因夫
與子而傳也又必因人之文辭以傳其以特節苦行足
以自傳于世者皆其不幸也太夫人何氏浙西望族年
若干歸于文敏公明詩習禮門庭肅雝凡世所稱婦人
之恒德無不備而不足以盡太夫人也記曰婦人無爵
從夫之爵吾謂不獨此婦人無德從夫之德文敏公以
詞林出治兩河總督浙閩爲使相
朝廷倚重功勳炳然文敏公之德在民至今稱頌不衰
者非太夫人克襄于內而共成之者乎迄於今大河南

北兩浙八閩其戴文敏公之德於弗衰者有不頌太夫人之德者乎吾師亦以詞林徧歷九卿治南河益修文敏公之業無廢墜蓋教澤孔長矣今天子以孝治天下吾師優游庭除以奉色養餘子或守大郡令劇邑皆以循良著聲孫曾滿前皆已取科名入仕版以讀書衍誼相尚彬彬各有禮法此舉世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太夫人實兼之豈無所致而能然耶詩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太夫人之德既爲舉世稱頌而其福又舉世所願望而不可得則太夫人之壽舉世共祝之矣而又何俟維城一人之言乎然維城雖無文而受吾

師知獨深於義爲甯又安可以無言太夫人今年八十有一維城始克爲此文以應師命維城聞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貞元之義於禮爲宜後有以八十一壽其親者其自此始

謝去翁五十壽序

天下事其一發而遂暢然滿意者非其至足也其中必少徘徊焉若巳得而欲失而躊躇以滿其分然後收之者大食之者永此天之所以曲成乎人者夫豈有所私所從來遠矣已卯歲予典試江西見所謂廬山者在九江之南巒岫發削稠疊青翠接天雲氣吞吐滃瀜乎其間挾山勢俱動若翔舞然驛路出其背名區勝跡大都

在山之陽非道所經惟東林得遊焉東林者廬山之支麓陶淵明所與遠公結社者也林樹蓊鬱泉源溺出五老香爐諸峰俯瞰寺門隱見不一余徘徊久之雖求得卬遊而意巳無憾以爲山水之緣方自此深也謝子蘊山爲是科所取士天才高曠得山川之秀其文章英偉卓犖不可掩抑庚辰遂捷南宮物望大起顧以經義微疵吏議遲

廷試一科蘊山之才可以連戰皆捷而不能不蹶於一字之誤豈其有遺憾哉蓋若惟恐其一發而遂渴也而故稍爲抑之使充其所未充焉蘊山用是益肆力于詩古文及諸名家奏議考求當世要務學以大成辛巳

廷試高等朝考第一人改翰林院庶吉士天之所以委曲成就之者始大彰明較著矣方蘊山之待試也館于予園得悉其家事其尊人去翁蓋積學君子也性謹厚進然諾自奉約而好賙人之急鄉黨以孝友稱其言吶然如不出諸口而是非曲直一語冰解尤長于論史既屢薦不售乃絕意進取以讀書課子爲事諸子俱有成立蘊山其中也配王太孺人慈惠寬和克勤內政數十年無違言予求得遊廬山遊東林如遊廬山焉今求得交去翁與蘊山遊而去翁之學問行誼已約略所知如是是蘊山之所食報者皆去翁之所留貽者也蘊山以今年五月改翰林南安去京師五千餘里提鬮當在六

月而去翁適以是月五旬初度王孺人亦以來歲正月稱具慶焉蘊山請序於予予曰蘊山勉之士子重科目科目重翰林然此世俗之所都而非士君子立身行已之本也蘊山誠能守其庭訓思造物栽培之所由來益刻厲而不以自滿將業日進而福彌厚家庭之慶亦益以長由是而耄耋期頤予皆得爲文以壽之先以斯言爲券

張太和七十壽序

古之稱壽者非徒以其年也貴有令名焉既醉之次章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蓋不獨其一身又欲子孫勿替延譽於無窮也予嘗

校士處州於縉雲得張子學山時年十六耳其文灝衍樸有老成風予以爲非年少所宜授以大蘇文一年而大進比再試則向之上並無枝者益爲遒遒勃勃天矯蜿曲欝怒而扶疎予嘉其學之有成以明經貢太學因悉其家世蓋其尊人太和積學篤行君子也義方之訓由來久矣太和爲邑名諸生需次縣丞願樂山水不出事親孝待宗族鄉黨有恩禮處朋友以直然諾不敢嘗稱貸以應人急而尤嚴於課子雲和本麗水之二鄉明嘉靖時始置邑地小而瘠讀書者少太和既不仕以所學教其子復於家塾延名師以主之邑子弟之願學者就其塾飲食教誨視諸子數年以來人文漸起太和之

力爲多予心重其人而學使所到試畢即行無由徧接邑士大夫雲和又去郡遼遂未得見之使滿回京師學山來赴太學館予家觀其文則變爲巉深險奧而不可驟解既試京兆報能太和寓書阻其歸再試又不售學山之文其至者得古人遺意其未至者即往往晦澀要自不肯苟同於俗然不善揣摩卒以再黜予方不能附益其所未能以竟造乎古而學山已浩然有歸志矣將行乞予言以介太和七十壽予惟太和有令名以施於子孫其足以自壽矣光而大之學山之事也學山伯兄亦以明經有名京師其仲季皆諸生也學山與諸昆季不斤斤於目前之得失益勤力於古以蘄至乎所未至

則所以延前懿于無窮者于是乎在予言又奚乎哉

祭同年楊藻墹選君文

士有孝於親友於兄弟其奉職也公而勤其交友也誠而信可不謂之全人乎而往往不得盡其才或困抑之不然而天奪其年齎志以沒豈於此者嗇於彼天道果何如哉藻壚生于滇南鍾五華盤龍山川之秀幼而穎異受家學于尊人某某先生與伯兄某仲兄某相師友舒試輒冠軍甲子乙丑聯捷授吏部額外主事甫半月聞父訃哀毀骨立匍匐萬里而歸服闋仍入銓曹旋主選事吏部爲六曹之長而選司又爲四司之首識官議缺例紛如麻主其事者或不深悉吏得上下其手因緣

爲奸利藻壇熟於掌故吏不敢舞法持論侃侃雖强有力不爲下晨入暮歸觸突暑熱間暇則與諸英逆交縱酒劇談或至夜分不擬以是譽日起諸大臣皆推重之以爲才力雖城等與藻壇與曲江之宴纔弱冠耳乃不數年而精明强幹隱然負老成之望當事又將之庶幾得盡其才矣而卒不永其年僅三十四而卒嗚呼惜哉藻壇旣壯年所感亦微疾可勿藥而愈而屢更醫醫後至者輒反前方寒熱雜投遂至于死不死于病而死于醫人實爲之于天乎何尤然醫能殺人而不能使藻壇之必用用而必更也則仍天也非人也於醫又何責戊辰之間唐綺雲卒于京積于見忠者同年旣爲位而哭

之今又哭藻壇矣滇海多才而何其年之不永也藻壇之服闋入都也太夫人以年老不克偕行望雲之思每飯不忘卧病兩月餘呻吟于牀席癱譫間語糢糊不可聽者皆呼太夫人也嗚呼又可哀已

與崔子玉書

足下不憚數千里之遠來省令姪於喪次古誼敦篤于今罕睹某忝職守所覊弗獲趨謁歉甚歉甚令姪來具述足下念切大宗以令兄令嫂之柩詡宜遷歸本鄉與元配王夫人合葬具仰高見竊揆之于情于禮于先儒于

本朝之制似有未合者敢一一陳之令兄歸田後樂儆

鄉風土因而卜居易簀之時遺命葬此七八年矣爲之子者乃不避其命竟爾趨遷車載馬馱奔馳于三四千里之道死者安乎生者安乎此情之不可也故之于禮古人重精爽而不重體魄故奉祠不奉墓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曰骨肉歸于土魂魄則無不之也此不歸葬也然猶曰尊者于卑幼耳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禮曰狐死正邱首仁也然葬以不忘本爲言則非爲奉祠言矣疏恐其義之不明申之曰周公封于魯不返葬于周者以有次子在周得奉宗祀故也則與令兄之不返葬正自脗合至于合葬之禮古人亦有不行者不獨三妃未從也後世皆遵文公家禮而朱

子父母未曾合葬我
太宗文皇帝葬昭陵在瀋陽
文皇后葬昭西陵在薊州此
本朝故事臣民俱可遵行今合之人情稽之典故令兄
之歸葬決不可行而令兄之不與王夫人合葬不爲非
禮且不特此也禮別子爲祖別子有三謂始封之君庶
人崛起爲大夫及始遷之祖也令兄既卜居於常爲常
州崔氏遷居始祖則其子之居常者世世祀之爲繼別
之宗此古今不易之禮不特柩不得遷并祀亦不得遷
也某弇陋無識特以足下有高世之誼而未諳事理敢
布區區惟高明裁奪

與熊中丞書

啟者學政按試各郡例送府縣志書得暇繙閱雖不能徧而其大端約畧都盡竊見其中是非有與正史及先賢文集所傳大相背謬殊駭聽聞者某匆匆去任不及更正執事操得爲之權有彰癉之責敢一一陳之如遂安毛一鷺本四明之黨天啓間以附璫撫應天與太監李實同致周忠介于死激成民變戮及無辜遂擢兵部侍郎後罹逆案而邑志有傳修陳其政績又如嘉興虞廷陛與魏忠節同鄉同年同官忠節受禍頗爲惆惜似有可取然抨擊正人薦引邪黨卒罹逆案而郡志有傳不書其附黨反稱其忤璫公然顛倒又蕭山志雜記一

係言嘉靖間學使者陳大殺貪酷無兩又不喜青衿凡士與民訟無不貴辱士而右民者一月之內不黜數名秀才則食不下咽是年太史言天狗食文昌文人多殃故浙塲大水而士受學使之辱來繼韶傳稱大殺浮梁人按赤石先生爲萬歷乙未進士丁未由部曹出督浙江學政攤進劾退中年賦歸養親屏居深山十餘年屢登啟事乃起尙寶卿歷太僕少卿蓋在萬歷中求年而志稱嘉靖間已謬先生東林儒者淸節最著起家循吏慈惠亦最著爲督學嘗時推爲第一無錫高忠憲公謂安得兩畿十三省皆得赤石其人而又久于其事士其有興乎世其有瘳乎舍是而言治平其道無由會稽倪

文正公崇禎初上疏表彰賢哲與先生列諸鄒忠介王莊毅顧端文馮恭定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周忠毅諸公之間稱爲眞理學眞氣節眞清操其人品之見推于天下可知而越人推奬尤至乃指爲貪酷無兩且謂天變因之謬極此必蕭山人如來繼韶等與先生有隙故造誣醜詆而修志者學識疎陋不能駁正故也以上三條詮郎檄飭刪去仍明立文案俾後來修志不許因仍謬說且使已經流布者咸知其妄庶清議常存賢否不至倒置其爲世道人心有益非淺惟執事裁之

又與熊中丞書

書院之設乃

朝廷興賢育才盛典

皇上加意作人諄諄

訓諭至爲明切執事自秉節以來即留心整飭釐定科

條首重帖經特嚴月試近復遵奉

廷旨考核益精某躬承德意敢效芻蕘之見以備采擇

竊以郡縣各有書院而會城尤爲通省關鍵浙江素稱

文藪然彬彬出類者浙西三郡及紹興而已寧波金華

雖亦有可觀終以拘守偏隅見聞未廣其他五府更爲

僻陋鄙意宜就外府中擇其一二可教者拔置省城既

得明師兼獲益友觀摩之下自然改觀俟其學成遴許

回籍轉教鄉里化澤既廣興起漸多如此數年則浙東

八府文風決能丕變執事教思無窮與浙水俱長矣惟是諸生擔簦遠來若非資斧充餘安能久處現在肄業者大都各有館地膏火所給不過補其不足似可無庸議增其外府遠來者請別立一額或以十名二十名爲限其資須照本城者加倍如慮經費不足或于紫陽崇文二處酌量協濟或許其兼兩處肄業仍嚴行甄別不得濫入其無故而兼兩三處者概令歸併似此則俯仰有資可以安心誦讀自皆踴躍而來歲科兩試所有外府可造諸生約略可數另單呈上如蒙採取按名移檄各該處其不願來者聽其願來者令地方官量助資裝益見執事優禮獎儒之意除另文移咨外耑此佈聞

與李尚書論夜無故條例書

夜無故入人家殺賊本律也凡律舉輕可以該重舉偏可以該全夜無故入人家尚未成賊也而已殺之勿論矣又何論得財未得財棄賍不棄賍故登時打死勿論則凡殺盜賊皆勿論也已就拘執而擅殺者杖徒則拒捕不拒捕事在拘執前必無反重于杖徒可知也且律載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有拒捕即斬而夜無故入人家云杖八十則無拒捕可知也事以拘執爲限自拘執以上殺有不同皆勿論也自拘執以下殺有不同皆杖徒也所謂舉輕以該重舉偏以該全也自康熙五十二年題駁陳奇瑗一案始分黑夜偷竊或白

日入人家內竊取財物二層後遂截入夜無故入人家條下益以夜無故入人家六字分兩層看坐者勿論得拏者杖徒分晰愈細而律漸搖矣然猶云仍照律擬徒雖去登時勿論一層而猶以上條爲事主本律也其罪猶止于杖徒也獨未將登時與拘執分別引例者錯會其意遂謂登時者杖徒無以處巳就拘執者於是始借用捕亡律以補其闕益前此外省亦偶一用之刑部亦間有未加駁正者然查成案所載乾隆八年以前駁正爲多今則一概用捕亡律竟使夜無故律文爲虛設且有謂古律今無所用者誤之誤也今將成案一一粘簽呈覽惟高明裁之

與戴東園書

六書之道有形有聲形者字體也聲者音韻也儒者論述必表六經易稱庖犧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而書契之興未詳作者然卦畫已具字形竊謂三畫即乾字六畫即坤字大略椎輪必自于此傳流至周已非庖犧之舊況自蝌蚪篆隸八分以至今體其爲流變豈可推尋所謂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創始之源難以意測欲即今體溯合古文北轍南轅未見其合至于音釋爾雅爲經然惝怳威儀詞因戴記周公所作夫豈其然蓋亦後儒所托耳說文即爲最古而强立偏旁文多傅會文馬爲駮短尾從

佳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按之經義殊不盡然在今言今不過釐正俗書無乖古訓足矣音韻之說古無專書然易書詩具在大抵矢口而成不煩擬議所謂天籟也時地變遷遂生齟齬以今合古強名爲叶乃後人之矯揉豈作者之本然哉雙聲疊韻自古有之窈窕參差開卷即是是則反語權輿叔然尚爲傳述況神珙守溫耶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爲韻設經堅緯牽母以生子子以召音宛轉關生非假造作顧古音多今音少知澂澄孃非微六母漸可從刪而泥從床三母亦失本音時代使然不能勉強也不特此也古音四今四等漸亡二等亦寡存者一三耳必力求古音啓口驚俗一人衣餙衆咨

楚咻安可家喻而戶曉哉以五均為五音非始西河其部分井然不同卒合欲求古韻此為近之第五音之說人各不同求其指歸卒難通曉竊以一字具有七音不關牙舌喉齒脣也何以明之七音正于律呂今則譜爲九宮七音者七調也不闕一調之辭止用一宮之字此則歌者之轉喉非辭家之選字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四聲既分乃有正闕正紐倒紐其闕實繁然止列其格未詳其故則平上去入易知而入去上平難曉也要之聲韻之道百姓與能里巷謳謠自然合度康衢擊壤振古已然自詞人鉤深矜爲絕學四聲二百六部事近措細去古遂遠即休文法言輩意在成一家之言非欲強之

天下後世況可執是以繩古人哉惟是朝廷取裁必有矜式唐宋以後以詞賦取士勒爲官書翕然遵守然亦苦其窄少議併議通代有加展今之平水益非舊章昔竟撤去藩籬必且乖違時尚惟一稟同文無敢改作庶幾範我馳驅耳家君於字書韻學最所研窮所著聲韻圖譜久經梓行尚有易韻毛詩韻亦已成書維城幼時每承提命而質氣粗浮學力淺薄未能卒業伏讀大著尋源溯流釋疑訂誤精微浩博莫可名言非好學深思何以愉此承命撰序愧不敢當謹就管窺之見及素所聞于庭訓者略舉以質足下幸終教之

茶山文鈔卷之十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子中銑　中鈿

書後

書唐荊川救荒堰記後

余讀荊川救荒堰記慨然曰天道遠而難知豈難知哉天生人所以養萬物之命於人之中又若有所獨厚者豈私此一人哉蓋將以其所餘以濟夫羣不足者也今人類之不齊曰富貴貧賤貴所以治賤則富所以養貧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安富將貧之是

恤而保富民者其時比閭族黨莫不敦睦婣任恤之道富者安則貧者得所養也後世教化不修富貧相耽歲一不登富民出其資買賤賣貴富日益有餘而貧者益困是天以荒札重困貧民而長富也天道其然乎哉今夫以人視人則有富貴貧賤以天視人則皆其所生之人也譬之家有數子不能自養則必望其子之賢有才者以長養羣季而教誨之而此賢有才者待之乃如路人視其愚鄙窮餓漠然無所動於念且賤惡之或侵奪其有以速之死爲之父母者何如耶吾觀夫今之所謂富者矣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貫朽粟腐靳不肯予人然其子弟大都驕奢淫佚不數傳而蕩然無有存者

而一二輕財好施急人患難者往往多賢子孫家用饒裕且顯達然則天道果難知耶溧陽史氏之盛天下無不知亦知其所由來遠乎觀恭甫先生之所以救荒者散粟之不已而修堰全活凡數千人其利至數世而未艾則今日子孫之盛有自來矣以觀乎史氏如此其富而不恤民患者如彼將趍利而趍不利耶士君子幸得讀書取一第都顯位不能有所裨於國家以逮百姓徒益驕溢極百物以自奉觀此可以懼矣

讀卓忠貞公集題後

文章之存也豈不覩乎其人哉古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功德雖盛非言不傳則言重然功德不立文章

雖工不傳傳亦不足取重於後有明卓忠貞公以命世才事太祖建文帝討安社稷首建移封之策建文帝不能用燕王篡立不屈而死其忠義大節彪炳宇宙先五世祖司農公觀察浙東表彰其集時郡人林增志方輯忠貞錄司農公序而刻之乾隆二三年間家君幕遊溫州猶及見之癸未之秋余按試是邦瑞安令周君鼎余甲戌所取士也以公遺稿來乃康熙乙巳東平宋君所刻僅有近體詩二十二篇又無先司農公所作序按劉忠愍爲公傳云有詩文五十卷忠貞錄不言卷數意亦不少及林公再序遺稿則已云兵燹銷沉僅存詩文若干矣而今又失之夫以公之靈其所著作當爲神物所

呵護乃二百餘年之間而散失若此然二百餘年之間兵火蕩滌山谷遷移而尚留此數十篇者非公之靈有以嘿相之耶且以公詩文五十餘卷而僅僅留此不尤足寶貴耶或者猶存見少之意則何不取三楊而辨之集而藏之矣

跋司馬溫公遺王豳聰君詩

謙美德也今人類不如古人而獨謙過於古人即今人之謙亦安能如古人而獨稱謂之謙過於古人老先生之稱見於漢時其名極古亦最尊必先達而學問過人者當之溫公遺王豳聰君詩乃以是稱則不以位而以德溫公之謙也嘗考熙寧元豐間學士大夫稱溫公必

曰老先生則德與位兼也明館閣中相稱皆曰老先生人之稱館閣者亦如之其稍濫也則由甲科而仕宦者又及於甲科而不必仕宦者又及於仕宦而不必甲科者今則稍沾一命者稱之更有不必沾一命而稱之者矣予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吾不知其始亦嘗有所敝而出之耶抑無所敝而出之耶志之以見世風之僞

讀游俠傳

漢承戰國之習尚任俠延賓客然諾相許走數千里定交之患難不肯負士或牢落不偶挾故舊干二千石令皆倒屣投轄極歡故朱家劇孟郭解原陟之徒以布衣馳驟公卿間而呂公司馬相如亦嘗爲令貴客邑豪傑

富家爭持錢擺酒爲壽一時意氣可謂盛哉然其甚者擅堅游談背公死黨陵轢州郡藐視閭里卒至朝廷切齒操一切而驅除之亦可畏矣若其振窮周急泛愛同患亦有可風者乎聞之故老順治康熙初守令有客吏必刺其諸親與故共酒食主與客晤則佯負吏因出錢償之爲客歡貧者出里下鄉人士亦好與客遊率流連得所欲去蓋猶有古之風焉今吏之俗一不取於民以此謝故交不與通雖至戚或不惠一飽而士大夫居鄉者亦以交遊爲諱以故士貧困褁足不敢他適適即喪資斧而歸蓋不百年而氣誼若斯之薄也陳止齋曰吾鄉俗敬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主某家隣里鄉黨知

客者必至不知名者知某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及倡和為詩致殷勤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各為詩以道離合歡惻之意蓋無相忘嗚呼可謂厚矣夫令清不以客病民甚善而或以其名謝客陰積厚橐以歸士大夫以聲氣奔走天下天下困阨無聊者負其奇傑才抜所至傾其都人誠風俗之累然矯枉過正遂使杯酒倡酬登臨投贈之雅亦不少概見豈人心之不古耶抑勢使之然也以吾所見較所聞已不同若是後之聞吾所見又何如也史遷敘游俠其亦有意乎

讀遜志齋集

天爲斯世而生才非苟而已也必有其需才之時與用

才之人非其時無其人則弗生也然而且生之者則又有其救濟可求而知也天之生才不一有救世之才有治世之才救亂者或不足於致治致治者或不足於救亂能兼之者鮮矣救亂者多生於未亂之先致治者即生於方亂之始此其常也元之季世天下大亂天命太祖以拯生民之命於是篤生中山開平青田金華諸公以為之用天之篤救亂者至矣太祖以布衣崛起草澤五年而有天下武功之盛同於漢祖乃其子孫繼世太平休養生息如文景然而廼懿文仁孝不永其年太孫優柔寡斷生骨肉數年之間火起殿廷屍橫焦土忠臣義士駢首草薙雖呂后稱制產祿擅權幾覆社稷未至

若斯之隆也豈天不為斯民計而以亂繼亂使繼世之後同於開創哉此其故正學知之矣先生之言曰國家之禍多由於所備之外而生於所忽誠哉是言也從來開國之初必懲前代之失而矯之矯之而不得其道則必有所偏重偏重不已卒至潰敗矯之愈者敗之速其緩者敗亦緩太祖以猛鷙之才猜忌羣臣雖功大如中山至親如曹國俱不得免罵讖雞鳴埃功臣者可為寒心此忠臣寃憤之氣上干天和寅瀵之中必有假乎而一洩其不平者也夫天之願治平亟矣有懿文以為之子有建文以為之孫而先生生於元末在金華之門推為王佐實治世宰相才也懿文建文則皆其用之之人

也而曾不得竟其用者太祖之多殺功臣有以致之也夫太祖豈不知先生之才之足以致治哉又豈不願其孫之用之以致治哉當先生以薦名太祖曰今非用孝儒時是固以先生貽太孫矣而乃詒謀不臧徒使懷忠抱義湛十族以報所知豈不惜哉且太祖即不能不忌功臣第使誅其傑驁者留其醇謹而可信者若陳平周勃一二人成祖必不敢動動亦有以制之以太祖之明豈不慮强藩在北據上游之勢握天下之精兵太孫幼弱寧得一朝安其位乃傅穎公馮宋公有功無過亦與藍玉同盡而顧望齊泰李景隆輩以安劉之任哉將亦有望於先生而不知其不足也先生治世才也救亂非

其所及也

讀宋金華集

宋金華一老學究耳然而太祖得之如獲名世待以殊禮稱爲先生而不名而濂亦自以爲千載一時毅然以刪述爲己任天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甚者直以孔孟當之夫以金華之文章經術較之荀卿楊雄韓愈蘇軾之徒固無足比數即其同時若胡深葉琛章溢輩亦無以過之又況可與靑田較其優劣哉然且一時諸儒交手讓之篇籍流播至於今弗衰夫使金華當日不遇太祖之知以其學術教授於鄉里吾知其有泯沒而無傳耳即其門生子弟一二稱述必不能赫奕推重若

斯之盛也儒者遭遇明聖居賓師之位當治亂之運上之不能闢陳王道撥亂致治以堯舜湯武責難其君下之不能有奇謀秘計效幃幄決勝之用徒以編摩排纂讚頌論說以敷陳一朝之積備學士之掌故而其所著作又僅僅如是宜爲大雅之所蓋而天下後世顧傳述之若此何哉遭際之隆睿裁之所歸也

讀信陵君傳

吾觀信陵君而知仁義之無敵也聖賢之說非迂而寡效也强衆不足恃而縱横捭闔之不足用也戰國之君身其事而不知傳之者知之而未究其說焉四公子皆好士春申無足言最著孟嘗平原然不過意氣相傾犇

動天下竊顧號以自重非有心當世折節下交求天下才以救亂也且平原殺人以媚客孟嘗折券市義以欺其民假重梁王以邀其君此皆姦人之雄仁義之賊也信陵君則有不忍之心焉當侯生說信陵之刧晉鄙也公子潸然泣下侯生曰公子畏死乎信陵君曰晉鄙嚄唶宿將恐往不受必當殺之是以悲耳嗟乎權勢所急生死爲輕項羽之救趙非有婚姻骨肉之戚宋義之不即擊秦軍未必非老成持重之見而羽毅然殺之意在得軍而伸威天下信陵以親親之誼急趙難無利於天下之名故有所不忍於其將此固六國之士所聞風而效死者也秦之强烏足以當之推此志也雖不戰而屈

秦可也且秦之爲六國患久矣六國俯首帖耳爭割地以賂之未有能發憤一戰以快天下之鬱積者也惟馬服君一勝於閼與李牧一勝於宜安廉頗與相持於長平而秦畏此三人捐金行間以去之其君暗其術而不悟乃以亡耳由此觀之秦豈眞不可與戰哉三人誠畏將善用兵然皆自將其國非合六國併力而圖之也信陵并將諸侯之衆一四海之力假之以歲月雖以族秦而無難而惜乎其志不克伸而鬱鬱以死也或者曰信陵君雖幸勝僅以救趙而自存耳烏足以與秦夫吾豈謂邯鄲之勝之遂足以亡秦哉謂信陵之義之足以懾服乎六國耳六國不足以敵秦六國而爲一則秦不能

敵六國內嚮苟且圖存之志外懾秦之積威此所謂敗軍之將沒世不振者也而蘇秦蘇代陳軫毛遂之徒乃欲挾其區區之辯陳利害而動之夫以利害而合者必以利害而散何待叩關仰攻逡巡不進始知事之無成哉信陵君之避趙而不歸也秦急攻魏信陵君感毛薛之言不忍親親之誼振策而歸發使者報諸侯諸侯各發兵救魏信陵君並將五諸侯軍復大破秦追及函谷關秦人閉關不敢出終信陵君之世當此之時秦非遽弱也六國之士非遽勇也其君與將相非別有骨肉之愛固結不可解與於曩時也乃蘇秦蘇代陳軫毛遂之徒脣焦舌獘辛苦數年圖之而卒以無成信陵君發一

介之使而諸侯亦命莫敢後者仁義著於人心而威信足以奪之也且信陵君豈遂能救民伐暴效湯武之所爲哉徒不急於功利有救災恤患不忍人之心而已威震天下功業無與並夫秦虎狠之國非仁義可治以欺詐爲政二十餘世矣相如一匹夫耳懷璧睨柱廷叱之而不敢害何者其氣壯而辭直也況率六國效死之衆仗大義而征之者哉故曰事變興而成功大秦之强六國之利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宣之時易於湯武信陵之時易於齊宣人有好勇者多服金石壯燥之藥必發狂叫號跳擲而死天方厚其毒而速之死太史公乃以爲賓將與之魏雖得阿

衡之佐無銓豈不謬哉

恭錄

御製幸浙詩文後跋

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聰明法天行健萬幾餘暇怡神藝林煥乎文章光照寰宇至於稽古時巡握圖軒瑞雲旱所屬品彙昭蘇山川效靈日月上麗瓊笈琉紀數逾萬篇聞書以來未有炳燭高厚若斯之盛者也臣以樗櫟叨侍內廷星陳天行每得八十一乘之後登覽今古式觀闕閣

帝賡作歌時有

宣示馳風驟雨目駭色飛雖近切霄漢無能仰測誠所謂綸天地者難爲容矣乾隆二十有九年

皇帝既命臣民之詩將復

幸浙省庀功海防自十六年迄今盛典四舉而二十二年臣忝歷從今蒙

恩命視學於此躬逢者再可不謂榮歟臣竊考之詩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卷阿勝地故來長養之風君子遊歌惟布豈弟之德所以惠澤下究而頌聲作也況乎平成底績萬姓樂康又非特一豫一遊春秋補助者哉爰羅山川名勝輯爲一編庶代記里鼓車之役而前此

幸浙詩文之會蒙
頒賜敕諸貞珉者既隨地類次其目冠之篇首復恭錄
聖製本文別函裝之蓋篇中所載多前代之事臣民之
作不敢以爝火之明與太陽並列也臣憶二十六年扈
蹕木蘭恭和
御製詩思詩有曰廿年萬首新編又頭白惟虞校對遲
編摹校錄臣所職也載筆之餘不勝欣忭拜手稽首恭
跋

浙西名勝備攷後跋

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
浸五湖會稽在今紹興郡具區卽震澤濱蘇常之間三

江或云岷江松江浙江或云松江錢塘浦陽皆江南浙
江地五湖說不一或云太湖之總名在江南然則古之
揚州今之江浙也而浙西居太半焉舜典五月南巡狩
至于南嶽南嶽衡山在荆州而大禹會諸侯于會稽言
衡山則不必至揚越言會稽則已盡南服也揚州之地
民物殷阜土田腴衍㵾枲絲麻竹木之美甲於天下舳
艫走千里百産鱗集然而江湖巨浸枝支蔓錯輸於東
海稱澤國焉水土之功亦較天下爲亟
皇帝軫念民莫河海之防斯事體大不以委之臣下自
十六年以來
親巡者三指授機宜補幹元化羣工率

命告功以時歲以屢豐民用鼓舞先是浙潮由中小亹

比歲復故道走北亹海防急

皇帝既相其要害而築之不震不沸魚鼈咸若逾年大

吏以善後疏請

皇帝命之蠲吉於三十年春復

臨視爲平成萬年久遠之計是時浙江之民抗領翹踵

仰望

淸蹕而臣方督學於浙將躬簪

屬車之塵與瞻盛事伏攷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

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記曰天子巡狩則命

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臣雖非守土而訓方所掌太史所

陳皆臣職其曷敢曠謹彙浙西名勝摭拾舊籍參以聞見為備攷四十六卷敬錄

御製詩文之目各冠其端尊

典謨也又特為一編不敢列卷中表至敬也首述海塘

宣

聖主勤民之意也餘備

鑾道而次第之他或不及紀盛也兼採古今詩文供

乙覽也凡諸叢蹟可以及者并附記之所謂牽連而得書也備攷云者不敢比專志也止於浙西昭所守也臣余鄉無文至愚極陋涓流微壤無當高深聊述禹貢職方之所志庶幾誦傳道陳詩之義云爾臣不勝顒望悚

惶之至謹跋

家大人李杜優劣論題後

按舊唐書稱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新唐書云安祿山反白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二書所載不同核之太白贈江夏韋太守憶舊書懷等詩及爲宋中丞自薦表皆書宣州謁見之說爲誤而新書辟爲府僚佐尚未盡實也白隱居匡廬永王兵過夜半以兵迫脅上船白不爲用聯縻之則非應辟可知故有勸永王歸朝歌又曰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皆實錄宋中丞四海稱屈之語

非誣也表雖白代作然白果受污何敢作此言即中丞亦何敢以此言進縱使太白受永王辟不爲從逆况璘一起兵白即逃歸予此論灼見當日情事非好爲左袒也飯顆山頭詩本集不載僅見於本事詩前人已有極辯其僞者

御製雪浪石記恭跋

考證之道期於精詳神而明之要於參互若乃因言見道即物窮理不着迹象自然宏通斯得俯視羣言咸歸制作我

皇上多能天縱富有日新發揮

天文涵括萬彙無微不備無美不臻兹宋臣蘇軾雪浪

石先後出大吏以狀告
皇上幾餘考鏡
渾瀚為記尺幅之中灝氣流轉千變萬化不可端倪右
所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者又不足以盡之矣鄭樵之
考校石經歐陽修之論辨石鼓夫安足云 臣 孫侍
禁廷景星慶雲先睹為幸不勝欽仰恭跋
聖製本文並繪二石於題前以誌緣起 臣 錢維城謹跋

御題雲岩瀑圖恭跋

臣 舊為雲岩瀑圖今秋荷蒙
睿賞寵錫
天章 臣 跪誦之下尋繹再三仰見

聖學高深觸處流貫即山澤之對待扶動靜之互根易
理精微畢具於是豈圖木石會契
舜懷竊比鳶魚得聞
孔思謹復紬繹恭錄
御題於卷首以誌榮幸臣　錢維城謹跋

回部四果圖跋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臣　維城蒙
恩賜回部果木瓜石榴蘋果梨四種臣伏考漢書西域傳載物產甚略前後發使十餘輩抵苑西諸國求奇物特不得蒲陶目宿種而張騫所持歸亦不過邛杖枸醬安石榴未嘗言其花木果實有類中土者蓋西域至武

帝始通中國自葱嶺以東距漢境僅六千餘里都護盡護三十六國乃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耳不特極西諸國爲漢使所不通卽都護所部大都若且彌縻未得按諸圖籍物土宜而上之也故其大山川尙不可詳覈況外此者爲今蒲陶目宿石榴所在多有邛竹產蜀中枸子蔓生類華茇政和本草云交州愛州人家種之則幷西域持歸亦不足信張騫語多誣失實同時司馬遷固以鑿空疑之我

皇上德威所被撫遠邦囿已盡平四衛拉特及諸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其重譯來朝者又不止是既立安西郡縣玉門淵泉燉煌復瓜沙之舊乃以伊犁爲都護阿克

蕃葉爾羌和闐假尉相屬第其蒲陶園廣鋪騰格以利
化居益大興屯田和氣所煦歲必大熟諸回宅宅田田
忘其荒遠如隸畿甸風雨和甘滋液滲漉果蓏之屬宗
生類長碩大繁多於是駐部大臣每歲秋有所奏請輙
附驛以進
皇上頒賜羣臣及
內廷翰林亦歲以爲常臣以薄劣簪筆
西清幸叨
異數得嘗殊品竊以即一果實之微而
聖天子德化遐暨戸闥萬里之象有可徵焉且以證前
史之陋而補其缺因繪爲圖恭錄

御製三果詩於卷首不揣弇鄙綴辭末行其辭曰

中州之產著於御詩毓云投我自蒲昌西香海所濡孕擬芳青狀佛手柑而不枝指 木瓜

夙傳頻遜迦汁成洒游朵其房非昔所有廻晞栁谷色明紅霞博望移根是耶非耶 石榴

本是佛果色香味勝嚼擷中園拈蒂以證有騎西來包以貝多傳示震旦是真蘋婆 蘋果

形如鴨蛋味如香水西京記云是產瀚海瀚海芒芒實我之甌厥包來王懷我甘棠 梨

御製鬬鹿賦恭跋

賦本六義之一自陸機論賦以體物瀏亮爲宗作者承

流覆趨蹡組伏讀

御製闘鹿賦鴻文麟炳追軼典誥而即物理之瑣纖道人情之夷險抉摘微曖窮極變態即日月懸象造化鑄形未有若斯之昭著而昕佾者也臣聞瑤精散而爲鹿王者純孝則至稽之載籍風雅詠歎濯濯跂跂形容略備若其鼓怒作氣蹶踊奮迅則未有能道之者蓋山深林密之境靡得而見焉他如牛象角力偶見論述詞人侔揣未之前聞惟射雉鬥雞載傳辭詠狀其首頳臆仰事爪觜睛畫相觡形則庶幾矣究於人事無關得失不過摛藻之能事非見道之微言也我

皇上順時行獮講武詰戎威烜赫揚震疊萬里而

行殿清暇不廢篇章遊歌矢音累牘難紀茲以

山莊秋靜寄興

幾餘即目道存揮翰爲賦察倫明物妙義兼賅昔庖犧

觀鳥獸之文於以通神明而類萬物禹鑄九金以象神

姦俾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大聖人仰觀俯察道濟智周

以古方今其揆一也 臣 叨侍

禁闥得瞻

睿藻謹盥潔繕錄附跋末簡雖管蠡之見莫贊高深而

聖明洞達究悉情偽萬物莫施其機械百族共享夫和

恒於茲亦庶幾仰窺萬一云 臣 錢維城謹跋

御製書歐陽修縱囚論後恭跋

臣聞名者聖賢所重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君子務實而不求名實至則名自歸耳一有好名之心則必飾名以欺世而名且爲實之害誠僞之間君子小人所由分也伏讀

聖諭直探唐太宗當日受病根源叛君逼父鐵案如山而掩著之工不抉而破彼立異鳴高矯情干譽歐陽修之言於太宗情事尙剔皮毛之見耳惟我

皇上實心實政根柢一誠故明無不燭千載以上之人心且洞若觀火而況一時一事權衡進退之間哉臣因思人臣之道尤戒好名蓋好名者必先自欺因以欺世不欺之謂忠安有懷欺而可以事君者周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此非獨善則歸君之義也臣即有謀猷非
君甚明聖安能入告而見從哉是進謀猷者臣職之當
然而成此謀猷者君德之宏納臣本無可居之名也況
無其實而欲竊其名哉
皇上責難於君故切戒其不可而爲人臣者尤當凜乎
其所或可也臣佩服
聖訓志切書紳敬謹繕錄拜手稽首恭跋
御製書明崇禎甲申紀年事後恭跋
臣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天下大器聖人於姓代
之際無所私利惟審於天命人心之去留以定興亡之

迴而立綱常之極雖三王之心豈有異於五帝哉孔子處東周之衰五霸擅命天子下堂而見諸侯於是作春秋以尊天王而大一統此義既明雖至戰國司馬錯猶得以不義斥張儀伐韓之謀魯仲連且挫辛垣衍之喙而逃之後世史家書法不能深知聖人微意沾沾於三國志南北史之間各持意見即歐陽修蘇軾推核名實互有偏重李燾長編割裂尤甚傳信之道蕩然無存士生三代後非得

大聖人爲之折衷安所取是伏讀

聖製以公天下之心爲進退百王之法既以糾正前史存勝國一綫可延之緒且益以見我

朝得天下之仁而兢兢於天命人心之難諶以為守成法戒者丁寧反覆昭示無窮即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亦權基於此矣昔孔子成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煥乎

天文實與春秋相表裏豈文人學士尋行數墨之家所能窺見者哉　臣不勝鼓舞欽戴之至敬謹繹錄并跋

御製麋角解說恭跋

謹按月令本於夏小正均有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之文以為一陰一陽生之驗鹿性純陽故解角於一陰生之月迴圜可信然註以麋為鹿之大者則麋即是鹿特大者耳何以獨解角於一陽生之月乎先儒有疑焉

則以鹿爲山獸麋爲澤獸故夏小正於頒麋角之註斤
斤致辨蔣學者囿於註說疑不及此即或致辨亦不過
以山澤爲陰陽之別耳我
皇上知周萬物即一蠕動之微莫不究極其故而明徵
其說既
御製鹿角記辨麋鹿皆解角於夏茲當冬至
特命驗之南苑而麋之解角正當其期千年疑誤若故
備之以待
大聖人之論定者可謂斉矣臣因思夏小正以射干生
爲一陽生之驗按射干又名烏扇人家恒種之而萌芽
冬至未經目見臣於春間曾承

淸問學識淺薄不知所對歸而種之近日果有新芽挺出及觀

聖製乃知一名一物皆

聖明觀察所周於以正經傳之訛而爲授時欽若之助是豈儒生幾穉所能仰窺萬一者哉臣錢維城謹跋

御製天竺五印度考訛恭跋

考漢書西域傳安息國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西接條支畫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謂橫行不直下也按今西番唐古忒字皆旁行意安息條支皆極西之國天竺五印度當不出此顧釋氏起於周莊王時在西漢前西域傳載諸國風土人情獨不及釋氏其以身毒爲浮屠學

爲釋種李奇師古之訓非舊傳所云也又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出積石則葱嶺當是崑崙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支亦無天竺洪都爾之國及按其道里絕遠之國無過條支其國臨西海去烏弋山離行可百餘日而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里不屬都護以山河兩戒之說証之葱嶺以東水皆東流以西皆西流分自于闐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里則自葱嶺至東海當僅萬三千餘里其去西海亦萬三千餘里止耳我

皇上德威遠播自玉門關闢地二萬餘里西接拔達克山爲自古聲教所未通之地計其道里已應遠過條支

之西何況烏弋山離哉然且未盡西海則其所云葱嶺于闐道里之數皆未可信蓋都護所屬不過去長安八九千里之內其所不屬固未免鑿空附會之說耳唐侯君集率師至伊列河立碑於淵石都固未得至崑崙元遣都實尋河源始稱朶甘思北鄙有大雪山名亦爾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釋氏所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者是亦未嘗言及印度又漢數遣使西域絕遠不得達皆並南山而還於是通邛僰牂牁即今滇蜀地大抵行西域者未至葱嶺皆折而南遊即元太祖見角端處僅在雪山西南固無由得至中印度也今雪山以西皆我版圖極西至愛烏罕重譯來朝已出痕都

斯坦之西北全付所覆莫此爲盛則天竺洪谿爾其幸
西游而來賓者乃德致之自然奚俟招徠哉
皇上圖籍寰宇如指諸掌
天文垂示昭若發蒙史書內典渙然冰釋然非文德武
功超越隆古烏能及此猗歟茂哉誠千載一時也豈特
博綜宏覽高視典墳爲文章之炳煥而已哉　臣伏讀紬
繹不勝榮幸敬謹繕錄並跋

恭跋

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

臣聞君天也臣地也百姓物也天以長養萬物爲德地
承天而行之黍稷百穀桑麻絲枲地之所以養物也而

非日月雷雨霜露則黍稷百穀不長桑麻絲絮不成地無所不載而其於物也各有井疆封域之限其隨氣化以爲升降亦與萬物均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臣

昔恭讀

聖製爲君難論一言而括治道之要足以闡孔子未盡之旨蓋人君果克盡其難則爲臣者且不得言不易何況云難何也事之有難易猶物之有重輕今有重物於此分任則各見爲重若獨任其重則所存者輕也故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忠良以君德爲治亂所關無旁貸也此程頤之語習熟見聞不加深繹鮮不以爲恆言至

論者一經

聖明指示而後知其言治亂與君德若不相關則其所諄諄於亟經筵者又何為哉夫以治亂係乎相此三代以下所以極其治亦不及於古而流弊往往相尋也用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得其人也君無灼見之明非其人也君無決去之力則天下之治亂在人君之用舍而以屬之宰相豈探本之論哉昔孔子稱舜為無為而治人第訓舜繼堯而又得二十二人以助其治則舜乃拱手受成之中主而已夫無為者必其無所不為者也惟舜過化存神不見有為之跡乃所謂無為而治耳我

皇上明並日月至仁如天而

乾綱獨振權不下移措天下於清和咸理百姓日用而

不知猶

聖不自聖法天行健念終始典于學雖泰山河海不棄涓埃而講臣知識短淺無足仰裨高深於萬一此則君德之成就責經筵猶爲三代以下之君德而要非所語於生知安行之聖學也而又何足與於德盛化成之聖治哉　臣伏聆

聖訓仰睹

天文心開目明無任欣躍敬謹繕錄拜手稽首恭跋

御製學詩堂記恭跋

臣聞詩之爲道王者所以化導天下移風易俗底一世於和平者也故曰用之邦國焉用之朝廷焉用之郊廟

焉若夫學士大夫流連諷詠以培養其性情而達之政事猶其淺焉耳我

皇上學富淵海煥乎文章無美不備

御製詩篇實集千古之大成

幾餘揮毫日無虛晷登瑯函布環瀛者已積二萬餘首自班朝蒞政之大以及一名一物一藝之細無不囊括包舉研深殫微蘊以緝熙光明純亦不已之學發之爲詩於三百篇之道溯源而往充滿洋溢豈特漢魏六朝唐宋以下無能彷彿哉頃以

內府所藏馬和之詩經圖共十七卷訂其鈇佚別其眞僞彙藏

別殿復
親灑宸翰作爲斯記臣謝誦既久竊有窺夫一二者非
敢云智足知
聖懷之日月昭臨有目共仰而切近之地所得或有不
同也伏見
皇上未明求衣宵分不倦則夙興夜寐不足以言勤也
持盈保泰業業兢兢則溫恭朝夕不足以言敬也巡靖
四方虞典具舉則東都甫爲不足以言和會也行秋獮
武綏緝中外則淮汜大阜不足以言悉率也賑窮救乏
動干百萬則雲漢不足以言憂勞鴻雁不足以言安集
也遐方庶獄聰察欽恤則芻蕘不足以言廣聽雀鼠不

不足以言明斷也隄河障海灑沉澹災則嶞山喬嶽允猶翕河不足以言平成也者功式廓城鰲樹池西濱則大原淮濆不足以言武也屯田大起萬里黄茂則十千介止不足以言豐也羹牆先哲展虔洙泗則辟廱鏞鼓不足以言教也精誠昭格顧諟聰聽則駿奔對越不足以言呼吸而感召也上奉萬壽之

文母下蕃五代之麟振振燕祿來同亶厚悠久則天保之歌九如既醉之備五福不足以侈須禱而大美報也發揮于篇什者如此盛德大業又如彼三百之所以爲詩三百之所以爲治何如者哉學詩云者

聖不自聖之辭也抑 臣 又考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張丑

清和書畫舫朱彝尊經義考所載和之詩經圖大略相同而今所有陳風邶風鄘風鄭風清廟之什皆三書所不載意流傳于世者尙有其薈萃而歸諸
天府他日或睹全圖事未可知然圖之全與不全要亦無論臣恭錄
御製題之於詩見風雅之極則
王化之所以隆鼎祚之所以茂胥於是乎在詎無任忻忭而爲之識

御製抑齋記恭跋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者抑而下之地中有山其卦爲謙山高于地而下于地若抑之然故曰謙也夫

帝王之尊非直山之比也如天之不可階其交于地則小往大來亟治也其在山中則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聖學也以天而下于地下于山而不爲謙者非謙之可盡也

皇上緝千聖百王之學繼千聖百王之治而無逸作所克自抑畏盤盂戶牖咸勒箴銘伏讀

御製抑齋記天命民碞陰陽往復之道無不畢著是固非抑之義所可盡而亦無不可包者矣夫天處高而聽卑誰抑之而使下盡其健行不息無不覆幬之體自足以周徧庶類而無遺則凡

皇上典學勤政之所皆天之所居而無不可以抑名之

也壽𦂳
聖製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者洋洋乎典謨訓誥之
辭也管中之見何能窺夫萬一哉